

编著：迦楼罗火翼

插画：少华

燃犀奇谈

「榴月谣」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聊齋志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燃犀奇谈.1 / 迦楼罗火翼著, 少华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22-7318-8

I. ①燃… II. ①迦… ②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85854号

燃犀奇谈

编 著: 迦楼罗火翼 (邵晓舟)

出 品 人: 乐 坚

责任编辑: 施洁颖

美术编辑: 宗 蕾

装帧设计: 书颜坊

技术编辑: 陶文龙 任继君

出版发行: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

印 刷: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5

版 次: 2011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322-7318-8

定 价: 12.00元

燃犀奇谈

〔榴月谣〕

编著：

燃犀罗大翼

插图：

少华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序

二十个月可以做些什么呢？山茶可以酝酿一次花期，绣娘可以完成一幅帷帐，魂主们也可以进行一场华丽的冒险。二十个月后，《燃犀奇谈》的新篇《榴月谣》终于面世了。

火翼和冰鳍，这对在时光里固执地不愿长大的燃犀姐弟，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不过《燃犀奇谈》却走过了从短篇系列故事到长篇再到短篇单元剧的历程。这也算是一番轮回吧——所谓的轮回，并不仅仅是前世今生那么简单，而是同一个体不断成长、不断完善，付出努力，去做到这一世比前一世更好，这一岁比前一岁更好，这一刻比前一刻更好，甚至这一刹那比前一刹那更好。

不断变成全新的、更好的自己，这就是轮回。

迦楼罗火翼于辛卯年初春

燃犀奇谈

榴月谣

镜戒



无论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看到的都是一成不变的漆黑。

这黑暗浓稠似蜜，用甘美的死寂沉溺着一切。我不能动弹，肢体深处渗透着蛀蚀般的怠惰。

这是何时，又是何处？我在这里……已经多久了？

就在这疑问产生的瞬间，木叶萧萧地碎响，像轻微的搔痒似的钻入耳际，近在眉睫。

——这里有树吗？

仿佛是要确证我的念头似的，幻觉般的光雾继之而来——就在眼皮底下，一星幽暗的薄明蓦地闪现，随即曼舞摇曳地渗透开来，一点点、一层层旋转着次第点亮，转瞬间如冰冷的焰火拔地而起，从触手可及处奔涌延伸至悠远无尽的高空。

没错，是树！

一株从天空倒挂下来的巨树——这株硕大无朋的千年古木，竟是头朝下颠倒生长，披拂到我眼前的，分明是树梢最高处萌葱的扇形新叶。

还在感叹这枚翡翠扇大可不必玲珑纤小到如此程度，可只是一转眼，它便隐没在苍翠碧绿的汪洋里；茂盛到懊恼程度的繁叶像鳞甲般守护在蜿蜒虬曲的枝条上，簇拥着巍峨挺拔的主干，重重叠叠，堆砌出我熟悉的倒影——无量宫的古银杏！

这株逆生的大树，竟是我家附近废弃的祈雨宫观中曾经栖息过龙神的凭依之木。



此刻的它才是名副其实的“神木”吧：不仅体量要比现实中的大无数倍，而且笼罩它枝干的若有若无的光之雾霭，已经像萤焰般微弱但却确切地闪烁起来。这株树通体澄澈，表里俱透，恍若海底深渊中，无数浮游物的明灭阴火汇聚成的奇迹。顺着它含辉内敛的轮廓仰望过去，我赫然发现，就在头顶至高处，倒悬着一座静谧无声的城市。

巨树便扎根在那天空之城里，瀑布般垂挂下来直抵我的面前。就像它暴露的虬根无限蔓延开去似的，幽深曲折的街衢巷陌纵横错综，市井人家成排的屋顶犹如一片日常的荒漠，到处点缀着荆棘似的深黯树丛；河川反倒水波不兴，静静泛起霓虹似的浮泽，恍若镶嵌在浓黑漆屏上的夜光螺钿。

没有灯火、阒无人迹、岑寂无声的城市像一幅灰暗蒙尘但却极富立体感的天顶壁画，边缘慢慢延伸入远方的黑暗里，唯有天际线处，新城的高楼执拗地撑起轮廓突兀的褶皱。

是香川！不会看错的，这是我从出生到今天一直生活的地方，古老的江南小城——香川！

——香川在头顶高远处，那我在哪里？

反射性地环顾四周，我愕然惊觉脚下正展开一片夜海般苍茫无际的平原——墨晶般的表面原本浑然无瑕，可转瞬之间却突然氤氲起丝丝缕缕的烟岚，黑暗一下子获得了纵深的层次，更辽远幽邃处，无形的暗涌渐渐凝固成朦胧的白波，那是翩翩鳞云铺排横曳。



远远的，一群晚归的夜鹭从这云层下方缓缓飞来，恍若投映在镜一般湖面上的静影。交错的乱云羽翼间，圆月惊鸿一瞥地探出高洁的半面，鸟群的皎然双翅霎时间白得像从内部焕发出霏霏珠光……

——天空在脚下深远处，那我在哪里？

天地恍如镜像般整个儿颠倒，我又置身在这颠倒天地间的何处？根本看不见可供立足的平面，可我却偏偏可以感觉到脚踏实地的稳固承托——

难道我栖身于透明的冰层或者玻璃之上？

是时空反转了，还是只有我独自一个人被抛弃在时空外？

——只有我独自……一个人吗？

那为什么从刚刚开始，某种令人烦躁的寒意就一直执拗地黏附着皮肤……

——是视线！好像有什么潜伏在一片空茫中，正悄悄窥视着我，伺机而动……

“冰、冰鳍？”我脱口喊出小我一个月的堂弟的名字。

冰鳍怎么不在？从小到大，这般诡谲的境况，我们曾经并肩经历过无数次——因为我们是“燃犀”。

就像东晋温峤在牛渚水滨点燃通天犀角，照彻深不见底的湍波，使幽冥水族无所遁形一样，我和冰鳍也拥有遗传自早已过世的祖父“讷言”的能力——在我眼中被洞悉的虚无之象、在他耳中被捕捉的空无之音曾屡屡模糊人间和异界的边缘。

但我“听不见”，而冰鳍“看不见”，我们并不像祖父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的与彼岸存在交流，甚至操纵它们、驾驭它们；我们不像他，不是成熟的“燃犀”。能力上固有的欠缺使得我和冰鳍必须互相扶持——在险恶的危境中，我就是他的眼睛，而他就是我的耳朵。

“冰鳍！”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明显在颤抖，无边寥廓里没有任何回声，这呼喊像一缕轻烟散入幽玄的濛气，我明晰地感觉到了它消失的全过程。

没有回应。不……不对！

好像有什么……好像有什么存在着，耳中骚动起如同春蚕嚼食桑叶那样的绵密轻音。

这声响渐渐放大，渐渐扩展成轰鸣在脑际的喧嚣，可是当我侧耳倾听，它又像潮汐一般退去。

隐隐约约，若即若离。

我开始努力探寻这声音的来源，眼底却掠过一抹不自然的白翳。

是离群的夜鸟远扬过反转的苍穹，还是自己的影子倒映在云波之上？我迷惑地低头看去……

——是眼睛。一双漂浮的眼睛！

我所立足的无形平面像一层脆弱的薄冰，危险地封冻着升腾的大气涌流，一具苍白的半透明人形正被裹挟着冉冉上浮，就在触碰到这看不见冰层的瞬间猛地下沉，随即又不由自主地漂漾而起。它的四肢乃至面孔都那么模糊，只有眼睛，那双漆黑的空洞的眼睛，牢牢地……锁定了我……

我本能地猛跳起来，急速后退，却只是徒劳地发现双脚之下澄明的天宇不知何时竟早已被这些荧光水母似的漂浮物完全遮蔽。它们有的是人身，有的是禽畜，有的是草木虫豸，有的是山岩土石，甚至还有人造的器具机械、异形的魑魅怪兽……

好像全世界的物类都聚集在这里，没有边界地铺展开去，可无论是有生命的、无生命的、人间的、彼岸的，它们无一例外都在躯体某处生着一双僵冷麻木的黑瞳，从不同方向朝某个标靶投射来弹丸般弩钝而沉重的目光，而这场弹雨靶心，就是我……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控制不住地喃喃地脱口而出。

霎时间，一丝黑线同时划过那些苍白漂浮物的眼瞳之下，随即裂开，以相同的频率和幅度蠕动着，虚空的喧嚣再度漫入我耳际……

这些……是“嘴巴”？它们要“回答”我的提问？

在说什么呢？

与其说听见，还不如说它们的话语直接反映在我脑海——“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不计其数的漂浮物，反复地重复着同一句话——“他回来了！”

“他”是谁？谁要回来了？

可根本来不及细想，因为就在这一刻，我的脚下突然一虚……

承载着我的透明冰层毫无征兆地动摇了，被隔绝的漂浮物骤然浮上“水面”，暴露出嶙峋的躯壳，它们急不可耐地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我霎时被围拢在狂乱汹涌的惨白怒浪中央……

这里不能停留！

不假思索地，我伸手就攀向面前银杏神木——它是沟通这翻转天地的唯一通路，也是我返回“香川城”的必由之途，哪怕那只是倒悬的香川。

可几乎与此同时，一只冰冷的手猛地攀住我的脚踝！

我本能地直跳起来，反射性地一把抓住神木树梢。就在此刻，一道清莹冷冽的电光不知从何处疾速飞来，遽然激射入惊涛骇浪，霎时间辟退了攀援向我的指爪。漂浮物们顿时作鸟兽散，像水面的油渍被排开那样，脚下瞬间形成了巨大的圆斑，明朗的夜空在那缺口中再度呈现，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我的指尖触碰到银杏叶片的一瞬间，那晶辉凛然的鲜翠霎时爆裂出一片刺眼的惨碧强光，随即像被烧焦般翻卷，这破灭性的光之潮涌失控暴发，瞬间从枝梢至茎根波及整棵大树，繁密丰茂的树叶也自下而上纷纷凋枯萎黄，逆着方向不住朝颠倒于我脚底的夜幕中堕落下去，如同一阵滂沱的黄金急雨。

这还不是最后，崩坏的光潮流转过古银杏树后并没有停止，而是朝整个香川城席卷而去，半空中隐隐传来沉闷的轰鸣，如同被打扰了睡眠的巨兽发出的恼恨咆哮。

零星的灰尘落入仰望的眼中，老旧的青砖木梁间潮湿的霉味也在鼻腔中扩散开来，我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喷嚏，视野中的城市瞬间被涌出的泪水扭曲了。

不，这种扭曲不是错觉！像是急切地要挣脱什么一样，倒挂在天空中的香川城正随着光潮烦躁地颠簸动荡，砖石瓦砾成了被发狂扯落的鳞片毛发，颓然地从昏暗的高处不断倾泻。

香川在崩溃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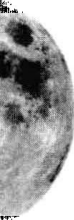
看到这一幕，脚下的半透明漂浮物莫名其妙地欢欣雀跃起来，竞相向头顶上方的城市纵身踊跃，妄图挣扎脱离浩气的牢笼……

我忘记了奔逃，呆呆地仰起头眺望——光潮还在扩散，崩溃还在加剧，不可扼止……

就在这一刻，猛烈的闪电突然横掠过我混乱的视野中央，直指崩溃的核心。这电光和方才击退漂浮物的如出一辙，它拽着流星般漫长的光尾，倏地正中银杏树干，一下子钉在那神木中央。正在汹汹扩散的光潮顿时像被施了凝固的魔法，崩溃的趋势骤然停住，就连掉落的砖瓦也不可思议地悬浮在半空中。

如同倒影一般，脚下化为混沌之海的天原霎时荡平成无懈可击的镜面，透明冰层再度凝结，将漂浮物封阻于一片清宁之下，在渐渐隐退的荫翳之后，云光月华又一次熠熠生辉。

我连忙转向闪电飞来的方向——一道如同苍烟凝聚而成的人影，孤绝地伫立在圆月的彼方。



素白的长袍下摆描绘着夜风的轨迹，那个人一身僧侣装束，却手执一柄朱漆纹饰的铁黑长弓，在他紧握的指尖下，稍纵即逝的电光还在盘旋缭绕，明灭的清辉照亮了近距离中的面影……

如同空寂朗彻的万里银沙瀚海被千年时光洗净了一切冗余，这个人的轮廓是那么恰切洗练，斩决了三千烦恼牵挂的头颅笼罩着智慧的薄光，可他的眼睛却是深不见底的玄渊。

——这个出家人……是能寂师父！

这位看似年轻的僧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年龄和真实身份，我对他的了解也仅止于“砂想寺的主持能寂”、“祖父生前的挚友”，还有……传说他是香川城阴阳两界都十分尊重的神秘存在——“白先生”。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

我曾找遍了整个香川，只为找到“白先生”问清楚有关食人罗刹少年“牡丹”的一切，却一直踏破铁鞋无觅处，万万想不到竟会在这样的地方与他不期而遇。

“白先生！”我脱口高喊。

能寂师父并不看我，他端丽的唇角泛起一丝幽凉的微笑：“真令人怀念啊——‘白先生’……讷言过世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这样当面称呼过我了。”

得到了确切的回应，我顿时一阵安心，问题接二连三地涌了出来：“白先生，我一直在找你啊，我有重要的话想问你的！可这是哪里，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是啊……为什么还在这里呢？你应该早就在路上了啊，火翼。”“白先生”沉吟着仰起了头。高空中，倒悬的香川再度显现出不稳的征兆，席卷一切的光潮负隅顽抗，躁动着一点点继续扩散。

“白先生”默默地举起长弓，摆出引满将射的姿势指向倒挂城池，但弦上却不见箭镞的踪影，突然间，绚烂澄澈的电光牵扯出他指尖，随即凝聚暴涨，猛然膨胀成白羽矢的形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朝“白先生”跑去，可是无法靠近，像海市蜃楼一样，我越近，他越远。

“‘他’要回来了！”朝高悬之城投去犀利的视线，“白先生”慢慢拉紧弓弦，说出了和那群浮游物一样的话语。

“‘他’？‘他’是谁？”究竟是谁，其回归竟能引起这样的骚动和混乱？

“所以你不该在这里，火翼！”“白先生”并不回答我，他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已经没有时间了，你必须去‘不归之渊’，把‘剑’带回来！”

“不归之渊？剑？”我停下徒劳的脚步，重复着这意义不明的词句。

“只有‘不归之渊’的‘剑’，才能斩断‘他’引来的灾变之链……”

“可是‘牡丹’……”

“你一直追寻‘牡丹’的幻影，所以才会迷失在这里！”

我的话音未落就被“白先生”打断了，“你有必须完成的使